


古典時代
癡狂史
導讀別冊



林志明 著

兩篇傅柯專文導讀 | 譯者導言：傅柯Double (1998年版) | 導言補述：傅柯《癡狂史》之後 (2016年版)

古典時代
癡狂史

導讀別冊

林志明 著

古典時代瘋狂史 導讀別冊

作者 林志明 | 主編 湯宗勳 | 特約編輯 吳致良 | 封面設計 陳恩安 | 內文排版 宸遠彩藝
| 行銷企劃 廖婉婷 | 董事長・總經理 趙政岷 | 總編輯 曾文娟 |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七樓 發行專線—(02) 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02) 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 2304-6858 郵
撥—19344724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79-99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
readingtimes.com.tw](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
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 印刷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 2016年11月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
市業字第80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 ※本書為《古典時代
瘋狂史》附加導讀別冊, 禁止轉售

作者

林志明，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體系研究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專任教授，曾三度受邀至巴黎第七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影像研究、美學及法國當代思潮。同時也是許多重要歐洲當代思想家的翻譯者，譯有《布赫迪厄論電視》、《塞尚：強大而孤獨》、布希亞《物體系》、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余蓮《本質或裸體》（合譯）、《功效論》、《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合譯）等書。

目次

譯者導言：傅柯 Double (1998 年版)	005
一、一本書和它的化身	008
二、《瘋狂史》的成書過程	015
三、《瘋狂史》的文獻考古	029
四、第一版序言	052
五、分裂與重合	062
六、惡痛與化身	068
七、傅柯的寫作風格問題	072
八、阿杜塞的見證	075
謝辭	079
導言補述：傅柯《瘋狂史》之後 (2016 年版)	081
一、作品之缺席與逾越哲學	082
二、權力與正常化：由《精神醫療權力》邁向《非正常人》	094
三、反抗權力：傅柯早期課程中的主體問題	102
四、結語	108
索引	110

古典時代
癡狂史

導讀別冊

林志明 著

作者

林志明，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文學藝術語言體系研究博士，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專任教授，曾三度受邀至巴黎第七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影像研究、美學及法國當代思潮。同時也是許多重要歐洲當代思想家的翻譯者，譯有《布赫迪厄論電視》、《塞尚：強大而孤獨》、布希亞《物體系》、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余蓮《本質或裸體》（合譯）、《功效論》、《間距與之間：論中國與歐洲思想之間的哲學策略》（合譯）等書。

譯者導言

傅柯 **Double**
(1998 年版)

譯者導言：傅柯 Double¹ (1998 年版)

我的書既不是哲學作品，也不是歷史研究；
充其量只是史學工地中的哲學片簡。

——傅柯

一本書產生了，這是個微小的事件，一個任人隨意把玩的小玩意兒。從那時起，它便進入反覆（*répétition*）的無盡遊戲之中；圍繞著它的四周，在遠離它的地方，它的化身們（*doubles*）開始群集擠動；每次閱讀，都為它暫時提供一個既不可捉摸，卻又獨一無二的軀殼；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們抽出來強調、炫示，到處流傳著，這些片段甚至會被認為可以幾近概括其全體。到了後來，有時它還會在這些片段中，找到棲身之所；註釋將它一拆為二（*dédoublent*），它終究得在這些異質的論述之中顯現自身，招認它曾經拒絕明說之事，擺脫它曾經高聲偽裝的存在。一本書在另一個時空中的再版，

1 雖然我們在下面會用「化身」這個詞語來譯 *double*，但在這裡，我們希望能在標題保留它的法文樣貌，因為 *double* 這個詞語所包含的意念，除了一個和真身（*original*）相似甚至完全相似卻又不同的反影式化身之外，還有雙重、分裂等意義，而它們更貼近本文所要談的某些面向。

也是這些化身中的一員：既不全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

以上是傅柯在《瘋狂史》二版序言中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在這一段話之後，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本作品的翻譯，因為它是為作品維持餘生，它也屬於這一類的「化身」：「既不全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

同時，我們所引用的這篇二版序文，它本身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化身的化身，一個前來抹滅第一個化身的化身。然而，一旦在這裡引用它，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又將這個化身本身一分為二（dédoubler），使得它擁有一個先行出現的、片段性的化身，並使得我們這篇導論被包夾在傅柯的種種化身意象之間。這麼一來，這篇文章本身的計畫，也就是作為它在理念層次化身的綱領，也就整個地陷入了傅柯及其化身意象既曖昧又切題——至少我希望如此——的影響之下。² 這篇文章各部分將要處理的主題，也就圍繞著化身這個半隱匿的旋律打轉：

1. 首先，我們會討論這本書本身和它的種種化身之間，必須先行闡明的基本問題：版本（完整本和刪節本、附錄和前言的策略性變化）、翻譯（及其誤讀）。

2. 這篇國家博士論文的長久經營和變化過程，又是如何地

2 這部譯作本身其實也存於某種化身的陰影之下：原來出版社委託譯者進行一份譯稿的修定工作，但由於這份稿子的成色實在欠佳，譯者進行的是「重譯」的工作。

影響它的最後樣貌：這裡談的是作為它生前之生的孕育過程。

3. 對於先前和同時的幾份文本進行考古學分析：這些是先前於它和與它同時的化身。

4. 第一版序言和它的雙重計畫問題。

5. 傅柯所進行的兩個最基本但也最廣泛運用的操作：分裂（*dédoublement*）和重合（*redoublement*）。這是為全書概念骨架賦與形式的兩個基本操作。

6. 瘋狂（*folie*）、邪惡（*mal*）、化身（*double*）之間的概念之結。

7. 傅柯的修辭和行文風格問題。

8. 最後我們想要提出一本可以為傅柯所謂瘋狂之「沉默」的考古學作註腳的書本片段，邀請讀者以它作為後傅柯時代瘋狂史的沉思對象。

一、一本書和它的化身

這裡要呈獻給讀者的，乃是由傅柯早期鉅作《瘋狂史》法文原本直譯而來的全譯本。這本書的打字原稿接近千頁，而內容題旨豐富龐大，各種層次的主題相互穿梭。修辭風格時而激昂、時而細密；弔詭、正反論證接連而出。然而，過去中文所出的兩種譯本，其根據皆是英譯本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轉譯而來，³ 而英文版本身又是法文刪節本的翻

3 兩個譯本台灣版資料如下：《瘋顛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台

譯。節本和全本比較起來，不但頁數少去一半以上，而且原來作為國家博士論文必須註明引用來源的近千條註解，也被削減到只有五十條。更別提參考書目和附加的史料彙集。由原來望之儼然的鉅型博士論文，縮減到一本便於流傳、向廣大讀者招手的袖珍版隨筆評論（Essai），這是一本書和它的化身，或者，這已經是兩本不同的書呢？

以傅柯在英美學界的盛名和影響，像《瘋狂史》這樣重要的作品，卻一直只有節縮本的翻譯，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怪事。到了1990年，英國學者和傅柯作品翻譯人歌頓（Colin Gordon）便以此事為基礎，發表一篇引起龐大論戰的文章。他的標題便已說明了他的主旨：《瘋狂史》因為一直未有全譯，所以它對英美學界而言，仍是傅柯一本「未為人知」的書（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更值得注意的是，歌頓認為，除了翻譯中罕見的細節錯誤所導致的扭曲外，即使許多傅柯的批評者引用了法文完整版，他們對《瘋狂史》的理解，卻已受到節縮譯本《瘋狂與文明》所制約，產生了許多和原書意旨相反的誤解，因而作出許多沒有根據的批評。比如論者攻擊傅柯斷定十七到十八世紀的古典時代裡瘋人並沒有受到醫療，這一點不合史實，然而《瘋狂史》卻是動用了數章篇幅在處理古典時代的瘋狂醫療問題，尤其是第一部〈瘋狂的體驗〉一章，而這一章在節

北，桂冠，1992。《顛狂與文明》，孫淑強、金筑雲譯，台北，淑馨，1994。經筆者初步比較，其中以前一個版本較為精確、流暢，但仍有錯誤之處。

本之中正是被完全刪去。⁴

翻譯對原文居然會產生這樣的遮蔽作用，這實在也是一件令人稱奇的事情——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那些引用《瘋狂史》原文完整版的英美學者，並未真的認真讀完全書（不過讀者在這裡可以相信我，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只是在法文原書中尋找和剪裁支持他們既成定論的引句。

由於歌頓文章所引起的論戰反應，我們也可看到《瘋狂史》中的史實精確性、主旨重點、解讀方式的合法性、翻譯困難、傅柯本人的修辭風格、論述進程或概念曖昧與否，都被人一一提出來當作相關問題討論。譯者參考了這些文章，自然受益良多。然而，在其中發現的另一個小小的插曲，也令人體會到翻譯對理解（甚至是對原文的理解）所能產生的影響：傅柯對精神醫療史的重構和批判，一直是爭論的重點之一。其中一個爭執點是傅柯為何不說明英國道德療法的創始人威廉·突克（William Tuke）原來是一位外行人（layman）——他的身分原是茶商——根本不是醫生，更不是精神科的專家。批評者認為這一點足以說明傅柯對史料掌握不足，誤導最基本的歷史理解，或是以法國史實為本位，遮蓋了其它國家的特異之處。⁵ 維護傅柯者則引出一段章節

4 Colin Gordon, "Histoire de la folie : 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0, 3, pp. 3-26。這篇文章及論戰文章收入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5 這一點主要是歷史社會學家 Andrew Scull 的意見。另一位精神醫療史家

證明傅柯必然知道這個事實，但她仍然問道：「那麼傅柯為什麼對這個似乎頗為重要的事實提都不提呢？」這位作者在結論裡回答說：傅柯的「錯誤」其實是「策略」，牽涉到他的基本計畫——去除過去的熟悉感。⁶

這樣的討論過程，屬於這次論戰的基本對立之一：傅柯對史實的操縱有問題（不合事實或是詮釋有誤）／傅柯的歷史方法、寫作、修辭方式，和傳統史學根本不同，所以受到傳統史家排斥——如此，完整的譯本對事態可能起澄清作用，但對改變傳統史家的態度而言，可能完全無用。

然而，只就上述的爭論點（傅柯為何不說明突克原先是位門外漢），我們只能說正反雙方的論者都沒有讀好原書。因為事實正好相反，傅柯的確曾經明確說明突克不是醫生！傅柯這句話出現在第三部第3章（原書 p. 480，中譯本 p. 563），他問道：「不是醫生的突克，不是精神病科醫生的匹奈，他們會比替索或居倫懂得更多嗎？」就像讀者們已經可以猜想得到的，這也是在節本中遭到全部刪除的一章。

這段小插曲提醒我們，目前讀者手上的這本書，因為它的龐大複雜，乃是一本很難加以整體吸收的作品。這是一本

H. C. Erik Midelfort 也表示了類似的意見。參考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op. cit., p. 73, p. 154。

6 Jan Goldstein, “‘The lively sensibility of the Frenchma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rance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in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op. cit., pp. 73-76。

多視野、多重角度的作品。它在同一個物質性的書本空間裡，卻能展開多重堆疊的異質意義場景。而且這個情況又因為《瘋狂史》在時間上先後出現的不同版本而更形複雜：不管我們使用哪個版本，其它不同的版本仍會像前世幽靈，由手上版本紙下隱隱浮出，絮絮不休，縈繞不去。

以下便是《瘋狂史》的版本狀況：

一、第一版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瘋狂與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Éd. Librairie Plon，1961. (coll. Civilisations d'hier et d'aujourd'hui)，這是依據傅柯1960年完成的國家博士論文手稿印行的第一版（曾於1964重印）。其特點有，題辭“à Eric-Michel Nilsson”（傅柯在瑞典認識的友人），及長有十一頁的第一版〈序言〉一篇，為目前的通行版本所缺，但收入1994年出版的傅柯《言論寫作集》(Dits et écrits)中。(Vol. 1, no.4, pp. 159-167)

二、節縮版 *Histoire de la folie* (《瘋狂史》) 於1964年出版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coll. 10/18)，這是Richard Howard英譯本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Pantheon, 1965，其中有一章為法文節縮版所無 [“*Passion and Delirium*”]) 所根據的版本。一版〈序言〉仍在，但受到削減。書前的提示說明節縮的原則是保持原書的基本布局，但特別著重保留社會及歷史面向。⁷

7 《瘋狂與文明》的英國版由 Tavistock 於 1967 年首度出版，列入 R. D.